

羅 永 培 著

最
快
樂
的
悲
劇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羅永培著

最快樂的悲劇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目錄

自序	一
第一幕	二四
第二幕	五六
第三幕	五二
附勝利大合唱插曲	五二

363982

目
錄

目
錄

如有上演及改編本

劇者須得作者同意

作者通信處——四川成都青年會熱風劇社

自序

人們若是遇着地球震動得厲害的時候，頭腦會被震得暈亂不清的。

同樣的，一個時代在巨大的轉變中，若干人的思想接替不上也弄得暈亂不清，發生許多奇特的現象。

當然，大中華民國在侵略者的壓迫下自力更生，從血汗裏去復興民族，迎頭趕上要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，而更要發揚固有的文化，向世界昭告中華民族的特質，去共同擔負創造和平新世界的責任。請想一想！這是多大一付重擔。

在文盲百分之八十以上，教育不普及的環境中，自然是有若干人趕不上的。於是在轉變中，大後方社會上很宣明的產生了兩種恰相對而特奇的現象。一種是深知抗建意義，堅持奮鬥，挨饑受餓，衣破鞋穿的正直人士，一種是暈亂不清，大發其國難財，忽然輝煌騰達的投機份子。

然而，正在這裏，文化人肚子可餓，責任是不能不盡，應該明白的告訴暈亂不清者，徒勞無益，結果造成的是罪惡，不是光明。本劇即本此旨寫成。其次是討論建國問題。

在過去承商務館出版的三冊拙著——「正氣」，「喜馬拉雅山上雪」，「太陽落坡的時

候上序文中，作者均提到建立國立藝術劇院一事，其原因就是：用國家最高的立場，本中國最深的文化去教導芸芸衆生。

否則，夏蟲不知有冬，在長夜漫漫中大鳴得意，已忘掉明朝光明之來臨。

末了，附帶說明本劇係三十年九月寫成，至今始行發表。拙著「太陽落坡的時候」三十年十一月在香港印出，十二月初港變，恐該書已遭不幸，在此特致悼意！

作著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

時間 地點 人物

時：第一，第二幕均係最近，在抗戰期中，但第三幕係在最後勝利已到之後。

地：後方某大城市。

人：顧樂庵 六十餘歲，體肥胖而頭禿，性歡樂，所謂慈善大家是也。

顧太太 五十餘歲，身體衰弱，畏罪自悔，吃齋，唸佛。

顧姨太太 三十餘歲，有徐娘風韻。

大小姐 太太所生，二十歲，隨母修行，但為姨太太所誘，仍不能跳出紅塵苦海。

二小姐 十八歲，太太所生，體力健壯，思想新進。

顧國鈞 青年，工業學生，樂庵二哥之子。

顧國煌 青年，轟炸員，面部，手部均受傷，樂庵大哥之子。

古志奇 小公務員，青年作家，顧太太姪兒。

龔醫生 由前線救護隊歸來者。

老僕 姓張，顧宅之老用人也。

最快樂的悲劇

第一幕

幕啓，台景係一客廳，中設棹椅等具，頗爲雅致，台右前方有門通出入，後方有樓梯，梯前係窗戶，可見花園景象，接着是台左方有門通書室，室門上有匾額，題字爲「爲善最樂」，門左是一大片牆壁，上面可掛對聯，但尙未掛。開幕一會兒後，樂庵手持水滸袋同老僕由台右上，老僕手中攜對聯一付，並持有掛對聯須用之竹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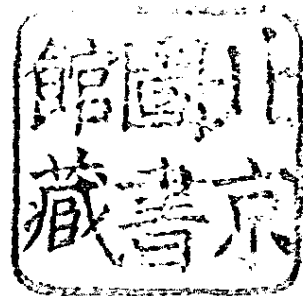
樂庵：老張，把對聯掛在這邊牆壁上。（指台左壁間）

老僕：是，老爺。（遵命上前）

樂庵：小心一點兒。

老僕：是。（小心的用竹竿將對聯掛上，上聯是「作德心逸日休」，下聯是「作僞心勞日拙」。當然也有上下款，對聯是樂庵自己寫的，但署名他却用了「慈叟」二字。）

樂庵：（極高興的欣賞對聯）好極了，好極了，這一付對聯真好，裱工好，書法好，文意更好，我認爲這是一件非常珍貴的寶貝，好極了，好極了，真可以作爲傳家至寶，子子



孫孫一代一代的傳下去，很有價值，哈哈，很有價值！老張，你知不知道？

老僕：是，老爺。

大小姐扶願太太由書房門上，願太太手持唵佛珠一串，隨時唵佛。

太：（回頭看見）呵，太太，你今天高興下樓來啦？

太：是的，樂庵，我已經二十多天沒有下過樓了，昨天晚上纔把幾部經書唵完，今天的天氣好，我這一個孝順的大孩子（拍拍大小姐的肩頭），一再的勸我下樓來，到花園裏面走走，所以纔下樓來的。

大：姐：是呀，爸爸，你瞧（指窗外）今天的天氣多麼好，太陽多麼的溫暖，所以我請媽媽下樓來，到花園裏面走走，是多麼的好呀？

樂庵：是的，孝順的好孩子，今天的天氣真好，你能夠請媽媽下樓來，到花園裏晒一晒太陽，那真是好極了。（轉向老僕）呵，老張，現在時間已經不早啦，你快到廚房去瞧一瞧，太太的素菜預備好了沒有？叫他們多做兩樣菜，今天我要上樓去，陪太太午餐。聽清楚沒有？

老僕：是，老爺，聽清楚了。（由台右下）

大：姐：今天爸爸能夠有功夫上樓去，陪媽媽一塊兒吃午餐，那真是好極了！

樂庵：也同你一塊兒吃呀。

大姐：是呀，爸爸平常老是不在家，今天上這兒開會，明天上那兒聚餐，實在太忙啦，爸爸也應該休息休息。

樂庵：哼，我也真是太忙，每天的油葷也吃得太多，所以我今天要上樓去陪你們吃一吃素菜。

太太：那嗎，我就上樓去啦，待一會兒請你上來，樂庵。（轉身將上樓）

樂庵：太太別忙，請你瞧一瞧我寫的對聯好不好？（走到聯前指示）瞧，這一付對聯是我自己寫的，這兩句話是我從書經上摘下來的，我最喜歡這兩句話，這兩句話最好，上一句是講一個人立功德，做善事，就心境常康，每天快樂平安，下一句是講一個人要是作虛偽的惡事，就內心勞累，一天一天的慢慢會變成苦惱，沒辦法的愚人，這真是好極了，好極了，是不是，太太？

太太：是。

樂庵：（將大小姐攙過來）好孩子，你講是不是？

大姐：是，爸爸。

樂庵：好，太太你先坐下，讓我再講給你聽，（把太太安置到椅中）瞧，這一付對聯的裱工多好！

太太：是的，裱工很好。

樂庵：裱工不算什麼，太太，你瞧，我的字是寫得多麼的有精神，有骨力，有風格！（指

書室門上小額）就是爲善最樂這四個字，那怕它是我們總會的會長題贈給我的，也不能夠同我寫的相比，瞧，太太，爲善最樂這四個字是軟的，在紙上就站不住。是不是？太太。

太太：是的。

樂庵：（再問大小姐）好孩子，你講這四個字是不是一點兒骨力也沒有？

大小姐：是的，這四個字一點兒骨力也沒有。

樂庵：這四個字呀，我知道還不是總會會長親筆寫的，要是他老人家親筆寫的，那就還要壞十倍。不過，字雖不是他親筆寫的，意思倒是他親自送我的，因爲他老人家很了解我，他深知道我一生一世最愛作善事，要作善事纔快樂，不然我就不高興。我一生一世也不求名求利，作什麼高官呀，什麼大衙人呀，我是以慈善爲終身職業的，所以在這一付對聯上，我的署名就用了「慈叟」這兩個字。太太你瞧好不好？

太太：好，很好，很好。（起身欲上樓去）樂庵，你還是讓我上樓去唸經罷。

樂庵：（攔住太太）別忙，別忙，太太，你平常很少下樓來，今天既是下來了，就應該多憩一會兒。

大小姐：是呀，媽媽真應該多憩一會兒。

樂庵：太太，你的經已經實在唸得不少啦！

太太：我多唸一點兒經，不是對你也有益處嗎？

樂庵：當然，當然。不過，我還應該報告一個好消息給你聽，太太。

太太：什麼好消息？樂庵。

樂庵：這一件事情，第一還是得先謝謝你，太太，你唸經真是有靈，菩薩保佑我們，這一次

募捐的成績很好，得的捐款又是兩萬多呀！

大姐：呵，兩萬多，那真好極了，爸爸，你不知道我也唸了很多的經啦！

太太：兩萬多，很好，不過，樂庵，你知道我現在是吃素，唸經，修行的人啦，已經不愛金

錢了，你講這一個消息給我聽，有什麼益處咧？！

樂庵：當然，當然，我並不是說對太太有什麼益處，我是講對一般窮苦的人很有益處，因為

現在錢多一點兒，就可以多買一點米，囤下來，到冬季施捨給窮苦的人，不是很有益

處嗎？

太太：我希望窮苦的人，能夠個個都受實惠。

樂庵：當然，一定個個都受惠，都受實惠。

太太：好，那我還是上樓去啦，走，大孩子，我們一塊兒上去唸經罷。

樂庵：（再攔住太太）呵，太太，我還要問一問你，你瞧見我們的小孩子沒有？

太太：瞧見的，她每天都要來我的房間裏看我兩三次。

樂 庵：這一個小孩子也真是愛活動，她一天老是東跑西跑的，昨天一天，今天又過了這大半天，我就沒有瞧見她。自然，她愛活動，對她的身體到是很好，所以她就不像大孩子這樣的脆弱。

大 姐：是呀，妹妹她長得來就像一頭小牛似的，兩隻手也有很大的力氣，簡直不像一個女孩子，到像我有一個弟弟似的。唔，爸爸，她還老是譏諷我是林黛玉咧！

樂 庵：唔，什麼林黛玉咧，哈哈……你要是真有一個弟弟，長得來像一頭小牛似的，那就很好啦，可是你媽媽只生了你和你的妹妹，就不再生育了，現在又已經是看破紅塵，唸經吃素的居士啦！

太 太：你的姨太太還可以給你生一個小寶貝呀。

樂 庵：已經兩年多啦，沒有希望，哈哈……沒有希望，沒有希望！

太 太：不過，對於我們現有的兩個女孩子，也應該多注意一點兒，大女孩子她每天跟着我在家裏學唸經，她很好（攙過大小姐的手來撫摸）我很愛她。可是，小女孩子她這一學期沒有上正式學校去唸書，在補習學校裏補習功課，一天老是在外面東奔西跑，一會兒什麼宣傳，一會兒又是什麼開會，鬧得一塌糊塗，我簡直莫明其妙。並且她還批評我唸經吃素不好，對國家沒有什麼益處。

大 姐：是呀，妹妹她前天還問媽媽說：吃素能不能夠把日本鬼子吃回老家去？唸經能不能夠

唸得敵機上的炸彈扔不下來？

太太：瞧，樂庵你瞧，這一個小孩子頑皮不頑皮？

樂庵：略，真是頑皮，真是頑皮——等她今天回來，我一定要教訓她一番。其實什麼日本鬼子，飛機，要是神仙，佛爺肯下凡，只要手指這樣一指，（她高興的就比了一個姿勢）它們就完了，那怕它東瀛三島，也要立刻沉入海底！你講是不是？太太。

太太：是的。

大姐：要是所有的人，都像爸爸這樣的樂善好施，媽媽這樣的唸經吃素，不是就很好了嗎？

樂庵：（搖頭稱快）好極了，好極了，要是所有的人都這樣，那就天下太平啦！

太太：好，好孩子，你真是很好。走，上樓唸經去罷。

樂庵：好，你們上樓去罷，待一會兒我就上樓來陪你們午餐。

大小姐扶太太慢慢的上樓去。

大姐：（回顧）爸爸，你早一點兒上樓來呀。

樂庵：好。呵，孝順的大孩子，我告訴你，你記着，以後遇着太陽好的天氣，你就扶媽媽下樓來，到花園裏面走一走，記得着嗎？

大姐：我記得着，爸爸。（下）

樂庵回頭又去欣賞他所寫的對聯了。

樂 庵：（搖頭擺尾的）好極了，好極了，這一付對聯真是好極了！

古志奇由右上台。

志 奇：姑父，你老人家今天沒有出去。（向樂庵行禮）

樂 庵：（回轉身來）呵，志奇，是你來啦，怎麼，你今天沒有去辦公嗎？

志 奇：是的，姑父，我請了兩天假。

樂 庵：爲什麼請假？一個青年人作事要特別努力呀。

志 奇：是的，因爲這幾天生病，頭很痛，所以請了兩天假，明天就去辦公。今天母親叫我來看姑父，姑母和兩位姨妹，並且，還有一件事要求姑父幫忙。

樂 庵：我和我家裏的人都很好，你的母親和你的兩個弟弟最近怎樣？

志 奇：兩個小弟弟是很好的，母親她老人家就是咳嗽很厲害，不然，我母親是要親身來問候姑父，姑母的。

樂 庵：那到不必客氣。（他坐下來）好，志奇，有什麼事要我幫忙？你坐下來講罷。

志 奇：（坐下）好，謝謝。

樂 庵：你講罷，什麼事要我幫忙？我是很喜歡幫忙的。

志 奇：唔，沒有什麼事，是一件很小的事，就是我的母親，她要我來，要我來求姑父，姑母幫忙。

樂 庵：究竟要我幫什麼忙？你直接的講罷，沒有什麼關係。
志 奇：就是請姑父幫忙……

二小姐由書房跑入。

二 姐：呵，爸爸在家，表哥也在這兒。

志 奇：（起身招呼）二表妹你好？

二 姐：謝謝你，我很好。對不住，請你坐一會兒，我要上樓去看媽媽。（往樓上跑）

樂 庵：下來，小孩子，待一會兒我同你一塊兒上去。到這兒來，我有話給你講。

二 姐：（下樓站住）有什麼話給我講，爸爸？

樂 庵：（站起慢慢的走過去）好孩子，你今天去上過課嗎？

二 姐：上過課，剛纔我回來已經把書放在書房裏面了，今天下午因為先生生病不上課了。

樂 庵：你覺得住補習學校，一天在外面玩兒的時候多，也很有趣嗎？

二 姐：不，我現在已經計劃好了，待一會兒就告訴你，爸爸。可是。爸爸，表哥，我給你們講，這一學期我在外面的時候多一點兒，使我對社會各方面的認識，確實得着了不少的益處。

樂 庵：得着些什麼咧？你試舉一件給我聽聽。

二 姐：就講今天罷，我就瞧着一件非常的事情。

志奇：呵，非常的事情！

樂庵：什麼非常的事情？你講罷。

二姐：好，我講給你們聽，剛纔我從城外經過，瞧見一大批饑餓的羣衆，他們因為沒有飯吃，去打囤積米糧的倉庫，守衛的人就開槍射擊，於是彼此就發生很激烈的爭鬪，結果死傷了好幾個人。當時我看見那種情形，遍地的紅血浸着白米，使我感動得流了很多的眼淚，我很奇怪，爲什麼有這樣不合理的現象？一方面是大批的饑餓羣衆沒有米去活命，一方面是大批的米囤積着不給他們。我覺得這真不是人類應有的現象，何況現在還是國家民族存亡，生死的關頭，全民總動員，所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的時候咧？

志奇：（站了起來）是呀，這就是那一些囤積居奇者多麼奇怪呀，雖然到處都看見囤積居奇使是漢奸的標語，可是我却很希望政府當局對於囤積居奇的漢奸，就照漢奸處罰。

二姐：對啦，有漢奸行爲者就應該槍斃！

樂庵：（走過去拍拍二姐的肩頭）呵，好孩子，你剛纔好危險呀！爲什麼你去看這一類的事情咧？要是碰着誤傷，不是好玩兒的呀！

二姐：我並不是有意去瞧的，爸爸，是經過那兒恰巧遇着的。當時一聽着開槍，我就躲到一個大石頭後面去了。

志奇：二表妹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敢，可惜我沒有瞧見這一件非常的事情，老實講我都很想同

他們一塊兒去打倒奸商！

樂庵：我瞧，打究竟不是澈底的辦法，也許我老了的人思想腐敗一點兒，和你們青年人不

同，打既是妨礙治安，破壞秩序，並且也不能解決米糧問題，是不是？你們想。

志奇：是的，姑父講的很有理。不過，照姑父的意思應該怎樣辦？

樂庵：哈哈……我的意思還是照規矩和平辦理，有米的人應該遵照政府的平價出賣，要米的人還是應該出錢去買，所謂公平交易是也。

二姐：爸爸，講是這樣的講，可是事實上有人他們就不遵照政府的平價拿出米來賣，他們囤積居奇，他們要操縱米價，政府去調查他們的倉庫，他們就化整為零，無論誰都知道，現在的米荒不是自然的現象，而是人造的。

志奇：是呀，有米的人就沒有良心，他們只顧自己，簡直不問國家，民族，這一句話並不是我講的過份，事實可以證明，你們瞧最高領袖曾經發表過一篇關於米糧問題的告民眾書，內容講得何等的懇切，凡是有良心的人讀了，沒有不受感動的。可是還有一部份士紳只知自私，不但不將米糧捐獻出來，反而囤積居奇，操縱糧價，這真是國家的敗類，民族的罪人！

二姐：所以我們現在的敵人，不是別人而是自己，日本鬼子早已被我們陷入泥淖中了，漢奸我們却還沒有剷除，至於一般有漢奸行爲的人，他們更敵不過他們自己貪財自私的心

意。唉，親愛的祖國呵，我相信你絕不會被外來的敵人滅亡，也絕不會被幾個著名的漢奸賣掉，我却恐怕你被一般有漢奸行爲的人來自行摧毀。

志奇：是的，你講得對極了，二表妹。爲這一件事我曾經在報紙上發表過不少的文章，什麼話都講過了，可是却瞧不見有什麼效力。假如可能的話，現在我很願意把有漢奸行爲的人們聚集在一塊兒，我當他們的面把心子剖出來，貢獻給他們，或許能夠感動他們一點兒！

二姐：流別人的血，獻別人的心，是不會感動他們的，最好還是流他們自己的血，獻他們自己的心。

藥庵：好叻，不談了，現在糧管局已經成立了，我們還是信賴政府的辦法罷。

二姐：那怕政府有再好的辦法，最要緊的還是靠人民去實行，不然，就是死的條文了。

志奇：是呀，真是如此，現在我覺得我發表的文章都是死的，一點兒什麼益處都沒有！（悲哀地退坐椅中）

藥庵：略，志奇，對啦，現在你纔覺悟，寫文章是沒有什麼益處的，什麼文學家，作家，都是虛名，欺騙年輕人的人。哈哈……所以我常常都勸你別寫文章，還是另外作一點兒什麼有收入的事，也免得常常求人，豈不是很好嗎？

志奇：（垂頭喪氣）是的，姑父，我錯了，謝謝你老人家常常教訓我，我不應該在公餘時

聞，早晚都辛辛苦苦的去埋頭寫作，我應該作一點兒什麼旁的事情。（慢慢的起來走向前方口語似的）不過，不過，我覺得寫文章是我的天職，也是歷史給我的使命，難道，難道，文化最高的中華民族，不須要文人了嗎？

二姐：不，表哥，志奇表哥，中華民族須要文人，只要你努力寫作，有成功，中華民族須要你，你知道英國有一句話講，他們寧肯不要印度，却不能不要沙氏比亞。

志奇：呵，二表妹，你真高明，我實在佩服你。我自己也曾經想過，我是一個小公務員，我也是一個正在學習寫作的小文人，在這抗戰的大時代當中，我沒有，也不能夠上前線去持槍殺敵，我只能夠在職務上盡忠，加倍的努力工作，在空閒的時候，我就學習寫作，我很願意我的文章能夠對相當的人羣，發生相當的戰圖效用，現在我是為抗戰寫文，接着我就為建國寫文，我希望我的筆能夠促進抗戰早日勝利，我的筆能夠宣揚建設科學化的新中國。

樂庵：略，不錯，這到是很好的理想，我也很希望如此。哈哈……（坐下）
二姐：很好，表哥，你講很好，我也佩服你的志向，但願你努力不斷的做去，將來一定達到目的。（跑到樂庵面前）呵，爸爸，我忽然想到了一件很大的善事，你立刻就可以作的，並且也是很容易的。

樂庵：好，好孩子，你知道爸爸是樂善好施的，只要是慈善事業我都作。什麼事？你講罷。

二姐：爸爸，你不是存有很多的米嗎？最好現在低價把它賣給一般窮苦的人，以免他們饑餓，甚至挺而走險，這真是一件很大的善事呀。

樂庵：很好，很好，好孩子，你想的辦法不錯，這真是一件善事，不過，一個辦法總得想周到，是不是？現在我們詳細分析一下，第一，存的米不是我私人的，是會上公共的。第二，存的米固然是爲慈善團濟用的，現在低價出賣給一般窮苦的人，當然很好，不過時間上有問題，最需要賑濟的時間還是在過年的時候，所謂年關難渡。第三，低價出賣給一般窮苦的人，所謂窮苦的人究竟是那一般人？凡是有貨物的，他們都賺了很多的錢，有氣力的，有手藝的，他們都提高了工價，有土地生產的，他們更是坐着不勞而獲的變成了富翁，至於有權勢的，他們就不單有土地生產，而且又兼營商業賺錢。所謂窮苦的人究竟是那一般人咧？呵，我想起來了，窮苦的人，恐怕就只有以慈善爲終身專業的慈善家了！哈哈……（起身走動）

志奇：不，姑父，慈善家不是窮苦人，他是救濟窮苦的人，他本身雖然不是很大的富翁，但是他有善於辭令的口，他可以募捐去救濟。在抗戰期中最窮苦的人，就只有，就只有……

二姐：（接上）就只有依靠薪金過活的人和文化工作者，是不是？

志奇：是的，只有依靠薪金過活的人和文化工作者，他們沒有貨物去賺錢，沒有氣力，手藝

去提高工價，更沒有土地去生產，沒有權勢去操縱，他們只有盡忠職守，只有關於文化的學識、智慧，這些都是寶貴的東西，對於抗戰建國都有很大的貢獻，可是却得不到着衣食的飽暖。

樂庵：呀，你講的話也有道理。（又退坐椅中）

二姐：這樣看起來，在抗戰中除開在前線直接擔負抗戰工作的英勇將士，和淪陷區的同胞，還有逃出的窮苦難民過着堅苦的生活以外，其次過着堅苦生活的，就是在後方依靠薪金過活的人和文化工作者了，至於有些人，真是可以講抗戰對他們無損，反而對他們有益，在全民族生死關頭，節衣縮食，堅苦的奮鬥中，他們發了大財，這豈不是天下最大的滑稽嗎？同時也是天下最大的羞恥事。

志奇：是呀，抗戰以後社會的現象都大大的改變啦。你瞧瞧馬路上耀武揚威，飛黃騰達的是些什麼人？他們在混水中發了財，就盡享享受，一個姨太太，兩個姨太太，三四個姨太太，甚至洋車夫也玩起姨太太來了！哈哈……！不過我知道這只是暫時的現象，決不能夠長久；要是長久這樣，還成一個社會，回家嗎？同時在這一時期中正可以看出讀書的用處；有學識有智慧的人，他可以安貧，他可以在窮苦中奮鬥，堅持到底。這也正就是大中華民族的精神，和我們抗戰能夠得到最後勝利的基本原因。

樂庵：（起身上前）志奇，今天你的話講得很不錯，第一次纔發現你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，

平常因爲你少講話，所以我還不大明白你。好，好，剛纔你講有事來找我幫忙，是不
是錢的事？

志奇：是，是的。

樂庵：要借多少？

志奇：我的母親告訴我，要求姑父借一百元，三個月以後可以想辦法歸還。

樂庵：呵，一百元。

志奇：唔，要是不行少點兒也可以。

二姐：就借一百元罷，爸爸。

樂庵：（想了一吓）好，就借一百元罷，我是最高興幫忙的，你待一會兒，我去取來給你。

（由台左下）

二姐：（跑到志奇前面）喂。表哥，我有一件事要問問你，就是我想同朋友一塊兒到前線去
服務，或是讀書，你看好不好？

志奇：好到是很好的，像你這樣有健全的身體和思想，並且又很勇敢，到前線去一定對國家
和對你自己，都有很多的益處。

二姐：是的，我也這樣想，並且現在我又沒有進正式學校，所以我要同朋友一塊兒到前線
去。

志奇：不過，姑父，姑母，能夠答應你去嗎？

二姐：我已經下了決心，不管爸爸，媽媽，他們答不答應我都要去。

樂庵：（持錢上）志奇，拿去，這裏是一百元法幣，回去問候你的母親。

志奇：是，（接錢過手）多謝姑父的幫助。我想我還是應該寫一張字據給姑父罷。

樂庵：好，你寫一張收條罷。（叫二姐）好孩子，你取一張紙給表哥。（二姐隨手在棹上

取紙一張給志奇，志奇收好了錢，接紙坐下去寫收據。）

二姐：（走到樂庵面前）呵，爸爸，表哥要求你的事，你已經答應啦，我要求你的事咧，怎

麼樣？爸爸。

樂庵：你要求什麼事？

二姐：我要求爸爸把存的米，低價賣給一般窮苦的人。

樂庵：喀，這孩子，你沒有聽着嗎？剛纔我已經講了好幾點理由呀。

二姐：剛纔爸爸講的理由，我當然聽着啦，不過，我想不管空間，時間，也不管對象的地

位。總之，按需要給，就是最好，最適宜，最應該的事。

樂庵：（撫摸二姐的肩頭）好孩子，你很聰明，爸爸也很愛你，你應該對於你自己的學業好

好的多計劃一吓，慈善事業還是讓你的爸爸去辦罷，因為我已經有幾十年的經驗啦，

哈哈……

志 奇：（送上寫好的收條）姑父，請看這樣寫可以嗎？

樂 庵：（接條細看）好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寫得很明白。

老僕由台左上。

老 僕：老爺，樓上的素菜都預備好啦，請老爺上樓開飯。

樂 庵：好，知道了。

老僕仍由台左下。

志 奇：那嗎我就走了，姑父。

樂 庵：別走，我們一塊兒吃了飯再走罷。

二 姐：（上前挽留）好，表哥，吃了飯再走罷。

志 奇：不，恐怕母親在家裏等久了，我實在應該回去啦，請二表妹代我問候姑母。

樂 庵：好，你要是一定要回去的話，就讓你回去罷，志奇，過幾天請你的母親同你一塊兒再

來玩兒。

志 奇：多謝姑父，（一鞠躬）我走啦，表妹（再一鞠躬）明兒見。（由右門下）

二 姐：明兒見。（還禮）

樂 庵：好，好孩子，我們上樓去同你媽媽一塊兒吃飯去，走。

二 姐：呵，今天爸爸要上樓同媽媽一塊兒吃飯嗎？媽媽她不在家嗎？

樂 庵：是呀，我已經很久沒有同你們在一塊兒吃飯了，今天有功夫，我們可以好好的談一談，並且，剛纔你媽媽同姐姐下樓的時候，我已經同她們約好了，也叫廚房裏預備好了素菜。你的媽媽她有事出去了，不管她的。走，我們上樓去罷。

二 姐：呵，今天媽媽下過樓來嗎？

樂 庵：你姐姐扶她下樓來到花園裏去晒過太陽，你媽媽下樓來的時候就談到你。

二 姐：媽媽談到我，好，我的計劃也正想給爸爸媽媽報告。

樂 庵：報告什麼計劃？

二 姐：就是關於我自己的學業和前途的計劃，我已經下了決心，要到前線去住學校或是服務。

樂 庵：什麼？到前線去，你要到前線去？

二 姐：我到前線去很好呀，爸爸。

樂 庵：略，好，我們還是上樓去同你媽媽一塊兒商量罷，走。

二 姐：好，爸爸已經同意啦，我上樓給媽媽報告去。

二 姐隨樂庵登樓下，但將下時——

樂 庵：（住是回視對聯，並欣然朗讀上聯）作德心逸日休。

二 姐：（隨讀下聯）作偽心勞日拙。

樂庵：略，這是兩句很好的古書，好孩子你應當記着。

二姐：是的，爸爸。

同下。舞台稍靜片刻，然後姨太太由台左上見室中無人，並至樓梯前向上望了一望，即由書寫下，一會兒後復上，手中提一包裏，見室中仍無人，如賊狀慢慢欲由台右下，但剛至門口，大小姐忽由樓上下，見姨太太狀呼之。

大姐：呵，姨媽，你回來了嗎？

姨太太：（一驚回身，立即鎮靜）呵，是你，大小姐。

大姐：怎麼，又要出去嗎？

姨太太：是的，我還有一點兒事要出去。你爸爸回來過嗎？大小姐。

大姐：爸爸現在樓上吃午飯。

姨太太：呵，他今天有功夫在家吃午飯。

大姐：姨媽，你手上提的是什麼？

姨太太：呵，你問這個嗎？大小姐，這個是包的幾件衣服，有一個朋友要借去穿兩天。（把包裹置放椅上，過去拉拉大小姐的手）大小姐，你今天高興嗎？同我出去玩一玩好不好？我是很愛你的。

大姐：我不出去。

姨太：你太呆板了，大小姐，你瞧二小姐那一天不出去，她多麼活潑，身體多好，在外面有很多的朋友，女朋友，男朋友，大家一塊兒玩多快樂！

大姐：我不出去，姨媽。

姨太：你要是同我一塊兒出去玩兒，我也可以給你介紹很好的女朋友和男朋友的。

大姐：（有羞意）我不要男朋友。

姨太：大小姐，古語講的好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憑良心講老實話，人生一世，那一個女人能夠不同男人發生一點兒關係呢？

大姐：姨媽，你爲什麼常常老是我講這一些話？

姨太：呵，我的好小姐，你還不了解我嗎？我完全是因爲愛你，替你打算，你想一想你今年不是已經二十歲的人了嗎，我雖然是你爸爸的姨太太，不是你親生的媽媽，可是，你知道我是一個好心腸的人，並且究竟總有一點兒母女關係，所以你的事我不能不幫忙，我已經給你爸爸講好了，替你選一個很好的人家，因爲唸經，吃素是老年人的事，你的媽媽可以，你就不可以，就讀懺悔罷，你年輕的人又有什麼罪過呢？你知道了嗎？我的好小姐！（對大姐表示非常親熱的態度）

大姐：（很羞愧的）是的，謝謝你的好意，姨媽，我，我是不願意嫁人家的。

姨太：傻孩子，別再講傻話了，好，你今天不願意出去，那嗎，我改天再帶你出去玩兒罷。

現在我出去了。（提包裹下，但剛到門口又回身叮囑）呵，好孩子，你回頭上樓去，可以別告訴你爸爸，我曾經回家裏來過。

大姐：好，我不告訴他。

姨太：好，我走了，待一會兒再回來。（下）

大姐：（呆立自語）奇怪，真是奇怪，她爲什麼老是關心我的婚姻問題呢？她對我究竟是善意？或是惡意？我簡直莫明其妙。

老僕由台右上。

老僕：呵，大小姐在這兒，請，請大小姐上樓去報告老爺一聲。

大姐：什麼事？老張。

老僕：就是那一位巴先生來拜訪老爺。

大姐：呵，是不是那一位外國慈善家巴先生？

老僕：是，是他，大小姐。

大姐：那他一定是又來請爸爸帶他去拜會什麼軍政首長了。

老僕：大小姐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

大姐：好，你先出去招待巴先生在大廳裏坐，給他泡茶，我到樓上去請爸爸就下來。

老僕：是。

夫小姐上樓下，老僕由台右下，同時幕亦下。

（第一幕終）

第一幕

三三

第二幕

幕啓，台景與一幕同，惟時間係晚上，燈光明亮，樂庵坐棹前翻閱賬簿，正在用算盤算賬，算時欣欣然有喜色，如商人之獲大利者然，片刻後老僕持一紙條上。

老僕：老爺。

樂庵：什麼事？

老僕：報告老爺，現在門外來了兩個人。

樂庵：什麼人？

老僕：一個是他家裏的媽媽，因為前天給敵機炸傷今天死了，要一付棺材，他已經到會裏去

過，會裏的人也給了他的條子，現在他拿條子來請老爺蓋章。（將紙條送上）

樂庵：（接條蓋章後擲還）還有一個是什麼人？

老僕：還有一個是害眼病的，他知道老爺家裏的眼藥很好，是外國人配的，他今天白天已經

來過兩次，我叫他晚上來，他現在來了，請老爺給他上眼藥。

樂庵：你為什麼不叫他到會裏去診治？

老僕：他講他已經到會裏去過，因為會裏的人給他講眼藥已經用完了，所以他纔到公館裏

來。

樂 庵：唔。那嗎你把領棺材的條子先拿出去，然後再到書房裏拿眼藥出來給害眼病的老爺治，聽清楚了嗎？老爺。

老 僕：是，聽清楚了，老爺。（回頭由台右下）

樂 庵：（叫回老僕）老爺，回來，你不必到書房裏去拿眼藥，這是讓我先出去瞧一瞧罷。

老 僕：是，老爺。

樂 庵：老爺，跟我來。（由台右將下）

老 僕：是（將隨下）

顧國鈞却將主僕二人撞了轉來。

樂 庵：（退了轉來）呵，國鈞，你怎麼這樣晚纔來？

國 鈞：是的，三叔，你要出去嗎？

樂 庵：我不出去，我要到門口去瞧一個害眼病的人。好，國鈞，你在這兒坐一會兒。（下）

國 鈞：好，我坐一會兒。

老 僕：國鈞少爺你好？大老爺同太太都好？

國 鈞：我好，我的父母都好。老僕，你也很好？

老 僕：謝謝你國鈞少爺，我很好，你坐一坐罷，我要侍候老爺去。

國鈞：好，你去罷。

老僕：國鈞少爺，你坐一坐呀，你瞧（指壁上）那兒壁上掛的對聯是我們老爺他自己寫的，你瞧瞧得多麼好呀？

國鈞：是的，寫得很好。（觀覽對聯後，又將看到掉上的賬簿等件。）

老僕：我出去啦，國鈞少爺。（將下又被藥庵碰回）

藥庵：（急忙走到棹前將賬簿等據收檢完好）這一些賬據我應該把它收檢了，免得弄亂了不容易清理。（執賬據等將由台左書室下）老張，你快出去把條子給那一個領棺材的，叫他趕快去領。叫害眼病的等一等我就帶藥出去給他醫治。（下）

老僕：是。（即由台右下）

舞台稍靜，國鈞只得口哨來打破寂寞。志奇由台右上。

國鈞：（忽然看見）呵，志奇，你來啦！

志奇：（也是意外的）國鈞，你早在這兒？

國鈞：是的，我已經來了一會兒。

藥庵持眼藥瓶由台左書房上。

藥庵：呵，志奇，你也來啦，很好，很好，你同國鈞坐下談一談，我到外面去醫治一個害眼病的人，回頭就轉來。（即由台右下）

國鈞：是的。

志奇：是的。

國鈞：好，好，我們坐下來談一會兒。（各自坐下）最近你寫了很多的文章嗎？志奇。

志奇：沒有寫什麼，不知道是怎麼的，心裏面老是不痛快。

國鈞：你不是素來很樂觀的人嗎？心裏面有什麼不痛快？

志奇：其實也沒有什麼不痛快，不過我的心裏面老是有這樣的一點兒意思，就是誰都知道一個人人生在世界上他要是好吃懶做，不務正業，當然就應該餓飯，沒有衣穿，可是現在世界變啦，少吃多做，努力工作，我們却要餓飯，沒有衣穿，然而好吃懶做，不務正業的人現在倒發起財來了！

國鈞：是的，這確是一種使人不痛快的情形。不過這是暫時的現象，不久的將來就會恢復正常狀態的，我們再忍耐一吓罷，志奇。

志奇：當然，忍耐，抗戰到底，我們也就忍耐到底。我知道這只是暫時的現象，決不能夠長久如此，還記得不久以前就在這一個屋子裏，我曾經講過，在這一箇時期中正可以看出讀書的用處，讀書人他可以安貧，可以在窮苦中奮鬥，堅持，這也正就是大中華民族的精，和我們抗戰能夠得到最後勝利的基本原因。

國鈞：（起身上前與志奇握手）呵，你有這樣透澈的思想，真使我十分的佩服你，志奇！

志奇：（亦起身上前與國鈞握手）不過，人非木石，誰能無情，年輕的人自然可以忍耐到底，像年老的人同年幼的人，譬如我的母親和弟弟們，他們每天喝着那清薄的稀飯，營養當然不足，身體非常虧損。年幼的人生活力強，將來也許還可補救，像我的母親她老人家已經五十多歲，害着很嚴重的肺病，西醫講已經沒有辦法，中藥吃了也不見效驗，而且藥價非常的高，有時候一劑藥的價值竟至要二十多元，簡直弄得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，難道我就讓我的母親坐以待斃嗎？

國鈞：是的，志奇，我知道你的困難，我很同情你，我恨不能立刻就有一個方法可以幫你一點兒忙。

志奇：當然，語又得講回來，光明不久就快要到了，我們應該忍耐，忍耐到底。

藥庵上，志奇持藥瓶隨上。

藥庵：哈哈……這一點兒眼病有什麼關係，不要緊，一個禮拜進好。（向老僕）呵，老僕，你把眼藥拿去放在原處，小心一點兒。

老僕：是。

藥庵：回頭送幾杯茶來。（在棹上取得水煙袋吸煙）

老僕：是。（由台左書室下）

藥庵：（轉向兩個恭敬待立着的青年）你們知道我這一種眼藥，是最好，最好的眼藥，是我

一位很要好的西國朋友，他是一位眼科專家，親自選擇上等藥料配成的，無論什麼眼病一定藥到病除，我已經用這一種藥治好了無數窮人的眼病。

國鈞：三叔的功德真是無量。

志奇：是的，姑父的功德真是無量。

樂庵：這到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不過我天性生來就樂善好施，喜歡救濟窮苦的人罷了。哈

哈……

老僕送茶上，分別致送後下。

樂庵：好，請坐下喝茶。（他自己坐下，兩個青年也隨着坐下）咯，怎麼今天晚上這樣的遇巧，你們兩位都到這兒來了，我想也許是有什麼事嗎？

國鈞：志奇，你先談罷。

志奇：你應該先談，國鈞，因為你先來。

國鈞：你先談罷，後來者居上。

樂庵：好，你就先談罷，志奇，都不是外人，何必客氣咧？哈哈……

志奇：那嗎對不起，我就先談啦，國鈞。

國鈞：別客氣，別客氣。（飲茶）

志奇：我要談有兩件事，第一件事，是謝謝姑父的幫助；三個月以前借給我們一百元，現在

只有一個禮拜就要滿期了，但是，還沒有辦法可以付還，只好厚着臉皮來請姑父原諒，請姑父准許緩期兩個月。

樂 庵：呵，這個沒有多大關係，可以緩期，可以緩期。你的母親和弟弟最近很好嗎？

志 奇：母親的病好一點兒，兩個弟弟也還可以。

樂 庵：第二件事是什麼，你談罷。

志 奇：第二件事是二表妹寫給我一封信。

樂 庵：呵，二表妹寫給你一封信，是什麼時候？信裏面講的什麼？

志 奇：就是今天，信是午后纔收到的，信裏面講她今天早晨已經乘車到前線作服務工作去了。臨走時在車站上寫這一封信給我，要我來安慰姑父，姑母。

樂 庵：（站起身來）信你帶來了嗎？

志 奇：（起身從荷包裏取信送上）信在這裏。

樂 庵：（放下水煙袋看信）這一封信到寫得很簡單的，咯。老張，老張！

老 僕：（應聲上）有，老爺，什麼事？

樂 庵：你到樓上去給太太講，說我有重要的事，請太太下樓來談話。

老 僕：是。（由樓上下）

樂 庵：國鈞，你也是因為接到你二妹的信來的嗎？

國鈞：（起身答應）是的，三叔，我來也有兩件事，第一件事，我也接到二妹的信。（取出信來）

樂庵：給我看。（接信看）也是寫得很簡單，又是叫你來安慰我。

國鈞：是的，二妹到前線去爲國家服務，實在是一件很大的喜事，我想三叔當然很明白，用不着我們晚輩來安慰。

志奇：對啦，姑父在後方是慈善大家，救濟貧苦難民，現在二表妹又到前線去爲國服務，真是難能可貴，我們正應該向姑父致賀，將來政府也一定要嘉獎的。

樂庵：喀，我的意思是——（抬頭看見太太下樓來了）呵，太太下樓來了。

大小姐扶太太下，太太手中仍然佛珠一串。老僕隨後，即由台右下。

志奇：（上前行禮）姑母，大表妹。

國鈞：（亦同時上前行禮）三嬸，大妹。

太太：呵，志奇，國鈞，你們都在這兒，你們都很好？

志奇：很好，謝謝姑母。

國鈞：謝謝三嬸，我很好。

大姐：表哥，大哥，你們都好？

志國：（同應）謝謝，你好？

大姐：我很好，謝謝。

樂庵：（在台中選了一個座位）太太，你請到這兒來坐下。

太太：（由大姐扶過去坐下）好，我坐下。樂庵，你請坐，志奇，國鈞，你們都坐下罷。

樂庵：我不坐，我要問一問你，太太。

太太：你問什麼？樂庵。

樂庵：二孩子是不是今天早晨很早出去的？

太太：她什麼時候出去的，我不知道，可是她今天早晨很早的就到我床邊來看過我。

樂庵：她現在還沒有回家來，是不是？

太太：她到現在還沒有來看過我，恐怕是還沒有回家來。

大姐：妹妹是還沒有回來，剛纔我去看過她。

樂庵：她已經不回來！

太太：爲什麼？

樂庵：你忘記了嗎？太太，不久以前她不是給我們講過，要到前線去服務麼，今天早晨她已

經走啦。

太太：誰講的？

樂庵（交信給太太）這是她臨走的時候，在車站上寫給志奇的信，（又交一封）這一封是寫

給國鈞的，她要他們兩位來安慰我們，所以他們現在都來啦。

太太：（接過兩封信來閱讀）呵，她真的到前線去了嗎，請他們兩位來安慰我們。

太太：是的，媽媽，爸爸，妹妹她一定到前線去了，昨天我曾經瞧見她清理她的衣裳。

太太：她前一次給我們講，要到前線去服務的時候，我瞧她的意志就是很堅決的，後來經你教訓她一番，她纔沒有開口了，以後我也問過她幾次，她都沒有講什麼，我以為她也許可以改變主意不走了，誰知她現在竟致祕密的跑啦。（將信放下）

樂庵：是呀，她要為國家服務，當然也是很好的事，我們作父母的，豈能夠擋阻女孩子不准她給國家服務嗎？（詢問志奇和國鈞）是不是？

志國：（點首同應）是的，是的。

樂庵：不過，我曾經明白的給她講過，服務是不分前後方的，我們的領袖不是講現在的後方重於前方嗎？況且我們會裏已經組織得有救護隊，她們姊妹兩人的名字早就報上去了，就是你們兩位的名字，我也報上去了，因為我們不是外人，所以要請你們參加幫忙。現在後方的空襲，一天比一天嚴重，被炸的難民很多，只要你們願意實際的去幹，難道還不能夠服務嗎？

志奇：是的。

國鈞：當然可以服務。

志奇：現在二表妹既然已經到前線去了，我想姑父，姑母，也不必特別掛念，因為二表妹她不單身體健康，並且聰明，勇敢，她在前線上一定沒有什麼問題，不會遇見困難，就是遇着困難，她也一定能夠勝過，我相信她服務的成績，將來決定是很好的。

圖鈞：是的，三嬸，剛纔我們還在講，三叔他老人家在後方是慈善大家，救濟貧苦難民，現在二妹又到前線去為國家服務，真是難能可貴，模範的家庭，將來政府一定要褒獎的。

太太：（起身慢慢的走動，大小姐仍隨後侍候）什麼模範家庭，政府褒獎不褒獎，對我都沒有什麼關係，我已經是吃齋念佛，修行的人，我早就不貪名利了！至於女兒們是我自己親生的骨肉，我當然痛愛，可是我那能夠照看她們一生一世，古語講得好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況且兒女長大了，結果也要嫁出去的，現在二孩子既然走了，我們就聽她走罷，不必掛念她了，樂庵。

樂庵：好，好，太太你講得很好，我們就聽她走罷，不必掛念她了。（仍然拿上水煙袋退後坐下）

大姐：（挺起身來跳出父母面前安慰）呵，媽媽，爸爸，妹妹雖然走了，我想她不久一定要寫信來，報告她的詳細情形，現在不是還有我在你們面前，侍候你們兩位老人家嗎！（接着是非常可愛的笑容）

太太：（攙着大姐一隻手）好孩子，媽愛你。

樂庵：（又放下水煙袋，也起身來攙着大姐另一隻手）好孩子，爸爸也愛你。

大姐：（看一看媽，又看一看爸）媽媽，爸爸。嘻嘻……（笑聲）

樂庵：（響應笑）哈哈……

太太：（也笑）嘿嘿……

志國：（一同和笑）火火……哈哈……

國鈞：究竟還是三孀，三叔的福份大，二妹既能夠到前線去爲國服務，大妹又能夠在家裏孝

順雙親，真是再好也沒有了！

志奇：是的，真是再好也沒有了！

太太：好，志奇，國鈞，你們坐一會兒，回家去的時候，問候你們家裏的人，現在我要上樓

去了。樂庵，我現在同大孩子上樓去到二孩子的房間裏去瞧一瞧，要是她在房間裏留

得有什麼信的話，我就通知你。

樂庵：好，你們上樓去罷，待一會兒，我也許要上樓來瞧一瞧。

志奇：（向太太行禮）姑母再見。

國鈞：（也行禮）三孀再見。

太太：（還禮）再見。

大姐：表哥，大哥，再見。

志國：（同應）再見。

大小姐扶太太由樓上下。

樂庵：（退後坐下，再拿上水煙袋）好，好，我們坐下來談一談別的，喀，國鈞，你剛纔講

你也有兩件事，是什麼事？你坐下來講罷。

志奇，國鈞均坐下。

國鈞：第二件事：是要請三叔你老人家幫一幫忙。

樂庵：好，什麼事你講罷。

老僕持信一封上。

老僕：老爺，信。（送信給樂庵）

樂庵：（又停下吸煙，接信拆閱）喀，是她的信。

志奇：是二表妹寄回來的信嗎？

樂庵：是的。

國鈞：我早知道她一定要寄信回來的。

樂庵：（由默讀到朗誦）……請原諒我，我親愛的父母，我有一肚子講不出的話，後方醉生
夢死的生活及其他一切怪現像，我實在不能夠再看下去了……（停止看信）真是有

……小孩子老是愛講大道理！（再由默讀到朗誦）……請稍等一等，過幾天我到了一定的地方，就可以寫信詳細的告訴你們！……（又是默唸）好，好，這一封還是沒有寫什麼，老張，你送上去給太太瞧罷。

老僕：是。（接信由樓上下）

樂庵：時間已經不早啦，國鈞，你還是趕快把第二件事講出來罷。

國鈞：（站起身來）是的，時間已經不早了，我簡單的講一講。

樂庵：別客氣，你坐下講罷。（又開始吸煙）

國鈞：好，我就這樣講，三叔，你老人家知道我是學工業的，志奇，你也知道。

樂庵：咯。（點一點頭）

志奇：是的，現在工業很重要。

國鈞：我們知道，中國向倭寇抗戰，什麼都可以講不缺乏，缺乏的就是武器，武器缺乏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工業不發達，輕工業，重工業都說不上，還是在用手工業生產。

樂庵：咯，日本鬼子強過我們的，就是槍炮而已！

國鈞：尤其是我們現在講抗戰建國，抗戰要得到永久的勝利，就一定要建國成功，否則勝利是不鞏固的，所以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，現在都應該仔細的考慮一下，我們怎樣去建國？我自己對於建國現在應該作什麼準備？我們將來要建成一個什麼樣子的國家？我

自己在那一個樣子的國家裏能夠作什麼？

志奇：（起身表示欽佩）國鈞，你實在是講得好極了，我非常佩服，這真是中華民國每一個國民，現在應該仔細考慮的問題。

樂庵：喀，這倒是有趣，也很重要的問題，你再講罷，國鈞。

國鈞：現在我只講我自己的理想，中國原來是一個農業國家，但是將來必定要加上工業，並且我們的工業，也必定要採用科學方法使它機械化，增加生產，充實國力。請你們想一想我們中國有這樣多的人民，應該有怎樣的生產纔能夠生活？我們中國有這樣大的土地，應該有怎樣的國力纔能夠防衛？

樂庵：噯呀，這一些問題真夠大呀！又是大道理，大道理。現在我也想起了一個大問題，我們中國現在有這樣多的貧窮人和難民，應該有怎樣一項大量的經費纔能夠救濟？哈哈……

志奇：是的，姑父講的也確是一個大問題。

老僕由樓梯上。

老僕：報告老爺，二小姐寄來的信，太太已經瞧過啦，太太講回頭要是老爺有時間，就請老爺上樓去談一談。

樂庵：好，知道了。

老僕：那嗎我下去啦，老爺。

樂庵：好，你下去罷，現在這兒不需要什麼。

老僕：是，老爺。（下）

國鈞：三叔，我現在繼續講啦。

樂庵：好，你快講罷。

國鈞：所以工業對於建設新中國是非常的切迫而需要，我現在舉一舉例，就可以很明白的知道，俄國原來也是農業國家，革命後努力建設工業，提倡科學發明，所以纔有現在的力量。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為什麼很快的就能夠復興？就是因為她工業發達，科學進步。德國是從這上面復興起來的，她深知道這一個原因，所以她這一次打敗了法國，屈辱的條件雖有若干條，然而不准法國復興，致法國死亡的只有一條，那就是限制法國的工業活動。這就是希特勒不准法國人大量的生產生活必需品去美滿生活，而使法國人不夠生活，慢慢的坐以待斃。也就是希特勒不准法國人製造武器，能夠反抗，而要法國人用血肉去脂潤德國的新式武器。

樂庵：（悲憫的搖頭）喀，這是何等毒辣的政策呀！

志奇：獨裁者的野心，真是比野獸的野心，還要野蠻一萬倍。

國鈞：（繼續講下）就講我們中國同我們的敵人日本罷，日本維新後努力研究科學，建設工

業，而我們革命後怎樣？雖有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著的建國方略，實業計劃對於交通，水力，農業，鑛業，冶鐵，煉鋼，製造士敏土等都有很好的計劃，可是幾十年來，我們作了些什麼？所以日本纔能夠侵略我們，我們也只好用血肉築成長城去抵抗。

志奇：是的，國鈞，我雖然不能夠去從事工業可是我也早就下了決心要為建國作文，我要宣傳我們的同胞趕快起來，去積極的研究科學，從事發明，學習工業，建設生產。

國鈞：（與志奇握手）好極了，好極了，現在正需要你作家們，用那美麗的筆去告訴一般同胞，使人人都明白這一些事，纔好加以準備。可是，志奇，我告訴你，你要注重宣傳我們將來的國防，因為我們這一次抵抗暴敵，犧牲實在不小，雖然得的代價也大，究竟我們將來不能夠再有這樣重大的犧牲了，我們要建設強大的武備，雖是我們不去侵略別人，然而我們的力量一定要抵抗得住外來侵略的力量，中國纔可以安枕。（從這幾段台詞中，可以看見他的熱血在沸騰，同時也可以看見新中國的曙光）

志奇：（熱烈的回復）好，我一定盡全力的去作這種宣傳。

樂庵：（也站了起來）哈哈……年輕的人到底是比較有勁兒！喀，國鈞，你講了這許多的話，理由到是很充分的，但是這一個圈子可也轉得不小，你究竟要我幫忙什麼？你還沒有講出來，國鈞。

國鈞：三叔，我現在計劃辦一所小小的機械修理廠，準備將來可以擴大成爲一個大的工廠。

爸爸已經贊成我的計劃了，今天晚上特別來請求三叔加入作一個大股東，並且請求三叔代募股份，因為你老人家在社會上的地位很高，交際也很廣，要是三叔願意屈駕幫助，就請你老人家提倡一吓，擔任籌備主任。

樂庵：什麼籌備主任我不敢當！我們都是一家人，不是外人，你們無論有什麼事，只要我的力量辦得到的，我一定幫忙，何況國鈞你剛纔講了很多的理由，說明工業對於建國的重要。

志奇：是說，姑父真是青年人的模範，對於後進的年輕人極願意提攜，國鈞這一件事姑父當然能夠幫忙的。

樂庵：國鈞，你寫得有詳細的計劃嗎？

國鈞：有的，（取出計劃書交樂）請三叔指教。

樂庵：（看了一吓，收放棹上）好，我有功夫的時候詳細瞧一瞧。不過，什麼籌備主任，我想最好就請你自己的父親擔任，我二哥在社會上的地位也不錯呀，可惜你的大叔已經死了，大叔的兒子國煌又在前方作戰，不然他們對於這件事到可以幫你很多的忙。至於我自己，究竟是一位慈善家，專門以辦理慈善事業為務，若是又去經營工商業，似乎不大合宜，是不是？你們兩位想一想。

國鈞：其實這個絕對沒有什麼關係。

志奇：對啦，救人救國都是一樣的重要。

樂庵：好，好，讓我回頭把計劃書看了，考慮一下，再確切的答復你，國鈞，總之我能夠幫忙的一定幫忙，剛纔已經講過我們是一家人。不過，這樣大的事業，一個青年人去辦，總要格外的謹慎，我知道青年人有熱心，勇氣，但是究竟缺少經驗，是不是？

國鈞：是的，謝謝三叔的教訓。

志奇：我想國鈞既是學工業的，辦工業的事當然沒有問題，計劃同辦事各方面，姑父能夠加以指導，那就更不成問題了。（轉向國鈞）國鈞，要是有什麼事我能夠幫忙你，那我很願意盡力去幹。

國鈞：謝謝你，志奇，有舉一定請你幫忙。

志奇：噯，國鈞，我很佩服你的計劃，我相信你將來對新中國一定有很大的貢獻。至於我咧，將來在新中國裏能夠作什麼？

樂庵：你不是講要爲抗戰建國寫文嗎？（退後坐下）

志奇：那是現在呀。

國鈞：志奇，將來你更重要，你更有重大的貢獻，你試想一想，將來在新中國裏，大多數的人都去從事工，農，科學和國防等等建設事業去了，那都是在物資方面給國家，人民以生活上的保障和安定，然而在精神方面給國家創造新文化，給人民建立新思想，使

國家不至於單有武力，沒有文明，變成野蠻的侵略者，使人民不至於只要金錢，不要思想，變成淺陋的守財奴。並且還要發揚中國固有的優美的文化，對世界人類作崇高的貢獻，那就是你們作家和藝術家的責任。

志奇：（上前與國鈞握手）呵，國鈞，我實在佩服你，我不知道要怎樣的纔能夠感謝你這樣高明的指示。

國鈞：你太客氣了，志奇，你太客氣了！

樂庵：（站起身來）哈哈……你們都太客氣了！咯，（看一看表）今天晚上時間已經很晚了，我想你們應該回家了，免得你們的父母盼望，是不是？

志國：（同應）是的，我們就回家去了。

樂庵：過幾天可以再來談談。

志奇：（向樂庵行禮）姑父，再見。

國鈞：（亦向樂庵行禮）三叔，再見。

樂庵：（還禮）好，再見，再見。

志國：（同聲）我們走了，你老人家可以休息，休息。

樂庵：不，我那兒能夠休息！

志國（同聲）是的，你老人家很忙。再見，再見！（鞠躬下）

樂 庵：好，再見，我不送你們啦！

大小姐扶太太由樓上下。

太：怎麼，樂庵你一個人還在這兒嗎？

樂 庵：（回轉身來）呵，太太，你下樓來了嗎？

太：是的，時間已經很晚啦，我以為你不上樓去了，所以下來瞧你。

樂 庵：好，太太，你既是下樓來了，我們就坐下談一談罷。（彼此坐下）

太：剛纔我同大孩子到二孩子的寢室裏去瞧了一會兒，也沒有檢出什麼東西來，她所穿的衣服，她也只帶了很少的幾件走，當然也沒有帶很多的錢。剛纔你叫老張送上來的信，我已經看過了，她在信裏面也沒有講什麼。本來我已經是修行的人，不願意再過問這一些事了，但是，我回頭一想，她究竟是我親生的骨肉，養到了十幾歲，她現在雖然是走了，我們作父母的也總得怎樣給她安排一吓。

樂 庵：是的，太太，她信上不是講，過幾天到了一定的地方，就寫信詳細告訴我們嗎？所以我們等待幾天，讓她的信來了，我們照她寫的地方匯一筆款去，在前線上我也有好幾位朋友，我寫信託他們，與他們設法把我們的二孩子送回來，你看好不好？太太。

太：很好，樂庵，就這樣辦罷。

樂 庵：當然這樣辦。（起身走動）喀，還有一件事要同太太商量，就是李太太的公館，我們

究竟是買的好，還是不買的好？我還在猶豫不能夠決定。

太太：那最好還是你自己仔細考慮決定罷，樂庵，關於財產，銀錢的事我實在不願意再過問了。

大姐：爸爸，我想還是不買的好。

樂庵：爲什麼？好孩子。

大姐：因爲現在有敵機來轟炸，恐怕損失。

樂庵：是的，好孩子，你講得不錯，有理由，不過，李太太她是一個寡婦，沒有人幫她的忙，她現在實在需錢使用，她的公館，要是不買，在這轟炸期中有誰肯買！所以我買她的公館，實在就是幫她的忙，也可以講是一種善事。好在她所需的價值還不算太高，能夠少一點兒更好，現在買房屋也算是一種機會，將來房價，地價，都一定要非常高漲，並且公館所在的街道也還不壞，將來可以發達，成爲熱鬧的大馬路。所以我想還是買了的好，是不是？小孩子，你覺得怎麼樣？

大姐：當然，爸爸講的理由更充分，公館可以買，我講的敵機來轟炸，恐怕受損失，那是不是的，只是一種很小的顧慮而已。

樂庵：那就決定答復她，我買罷。太太，你的意思究竟怎樣？

太太：剛纔我不是講過，請你自己決定嗎？

樂庵：是的，是的，太太雖然不願意再過問這一些銀錢，財產的麻煩事了，我現在請太太作一位臨時顧問，好不好？

太太：我的意思是，一個作慈善事業的人，常常買房屋，買田地，恐怕給別人懷疑，譏諷。樂庵：那沒有關係，太太，能夠辦慈善事業的，當然是發財人呀，請問那一個窮小子能夠作慈善大家咧？並且俗話講得好：越施越有，富貴長久。是不是？太太。哈哈……

姨太太由台右上。

姨太太：呵，太太下樓來啦？

太太：是的，姨太太，你回來啦。

樂庵：你上什麼地方去玩兒來？

姨太太：噫，你怎麼忘記啦，我不是約你到大舞台聽戲嗎，我等了你一晚上，你為什麼不來？

樂庵：呵，對的，我忘記啦，今天晚上起初我在算賬，後來同國鈞，志奇他們談了很久，就把今天晚上混過去了。

姨太太：那我明天晚上再陪你去罷，明天晚上的戲更好。可惜太太不願意去，大小姐到還可以去。

大姐：好，明天晚上我也陪爸爸去聽戲。

太太：（起身）走，大孩子，我們上樓唸了經睡覺罷。樂庵，你同姨太太談一會兒。

樂 太太：好，太太，你請上樓去休息了。

姨 太太：（知道大姐的意思）呵，大小姐，我有一句話要同你講。

大小姐止住在樓梯上，太太先下，樂庵退坐椅中吸煙，姨太太到樓梯上去同大姐彼此耳語片刻，然後大姐下場，姨太太下樓走到樂庵椅子靠手上坐下，取出一支煙捲來燃上，要樂庵放下水煙筒，吸紙煙。

樂 庵：你近來同大小姐很要好似的。

姨 太太：難道不應該嗎？我也是她的媽媽，她也是我的兒呀，媽媽愛女兒應不應該？

樂 庵：（接連點頭）應該，應該。

姨 太太：其實，我很想替她選一個漂亮的女婿。

樂 庵：呵，你常常約大小姐出去玩兒，就是替她選擇漂亮的女婿嗎？

姨 太太：是呀，已經選了好幾個啦。

樂 庵：那嗎，等你們選定了就告訴我，好不好？

姨 太太：好，選定就告訴你。喂，老太爺，現在敵機常常來轟炸，我們不疏散下鄉去住嗎？

樂 庵：（起身走動）敵機來轟炸，當然應該疏散，不過，我要辦事並且還要辦救濟工作，不能夠長住在鄉下，太太她是修行人，下鄉可以，不下鄉也可以，至於你，在城市裏玩

兒慣了，還能夠下鄉去住嗎？

姨 太：我現在得想到鄉裏去住住，呼吸一點兒新鮮空氣。

樂 庵：你要下鄉去住那很容易，鄉裏我們自己有房子，叫他們預備好，送你去就成啦。你一個人去住得慣嗎？

姨 太：要大小姐同我去好不好？

樂 庵：好是很好，不過她要侍候她的媽媽唸經。

姨 太：另外派人侍候她不可以嗎？

樂 庵：另外派人侍候你不可以嗎？

姨 太：好，那嗎約太太同大小姐一道下鄉去，不是更好嗎？

樂 庵：唔，那到很好，我明天同太太談一談。

姨 太：（跑過去拖住樂庵）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下鄉去住？老太爺。

樂 庵：（摸摸姨太的臉）我不知道，小寶貝！

姨 太：我已經有喜啦，老太爺！

樂 庵：什麼？我沒有聽清楚你再講一次。

姨 太：（摸着樂庵的耳朵）我的老太爺，你仔細聽清楚，我已經有喜啦！

樂 庵：什麼，你已經有喜啦？

姨 太：嘻嘻……（微笑點頭）

樂 庵：是真的嗎？

姨 太：當然是真的（摸着肚腹）就在這個裏面，裝着一位小老太爺！

樂 庵：呵，你知道是男孩子嗎？

姨 太：我不知道，我請醫生檢查，是醫生告訴我的。

樂 庵：哈哈……那好極了，好極了，古人說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，你想想我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作了一生的慈善事業，到現在竟至還沒有一個男孩子，真是幾乎要把我氣死了！現在你能夠替我補上這一個缺點，我的好姨太太，（拍拍她的肩頭）我更愛特別的愛你，你要吃什麼，穿什麼，或是要花錢，你同我講我都給你。

姨 太：呵，我的寶貝老太爺，（扯一扯樂庵的鬚鬚）你這樣的愛我嗎？

樂 庵：當然，當然，只要有一個男子，什麼都不生問題！哈哈……

姨 太：嘻嘻……

老僕由台右跑上。

老爺：報告老爺，紅燈籠掛起來了。

樂 庵：呵，有注意情報嗎？

姨 太：今天是舊曆十三，（走過去揭起放下的窗幃，天空中現出一個將圓的明月）月亮已經

快圓啦。

樂 庵：老張，你快上樓去通知太太和大小姐，通知了趕快下樓來，到外面去叫車夫把車預備好。

老 僕：是。（即由樓上下）

姨 太：怎麼，還是待一會兒再走嗎，現在就走？老太爺。

樂 庵：沒有關係，我的好姨太太，只要你的肚子裏有了大喜，我不久就有男孩子啦，高興了什麼都不怕，就是敵機立刻飛到頭上來轟炸，我也不畏懼！哈哈……

幕下

幕間插曲

第二幕演畢後，幕復啓，以天幕爲背景，上映一輪紅日之燈光，在萬丈光芒前，由一整齊之歌詠隊四部合唱此插曲——勝利大合唱，詞如後，曲採黃自先生作旗正飄飄歌。

勝利大合唱

勝利到了，勝利到了，

精和力，血和肉，勝利纔換到。

勝利到了，勝利到了，

文化偉大，正氣高，勝利，勝利纔換到。

快繼起先烈的血跡，

快建國莫停片刻，

快繼起抗戰的熱忱，

快努力建設新中國。

倡科學，興工業，築鐵路，建軍力，

努力，努力，四萬萬人同心努力！

勝利到了，勝利到了，

精和力，血和肉，繼續建中國。

勝利到了，勝利到了，

發揚我舊文化，擴充正氣，永豎勝利旗。

紀念先烈，萬世不忘，

撫創傷更應倍努力，

建國家若不成，我們何必生中國？！

倡科學，興工業，築道路，建軍力，

努力，努力，四萬萬人同心努力！

勝利到了，勝利到了，

1. 7 3.2 7.1
繼 起 先烈的血

6 一 0 3
跡 快

2, 1 7.6 5.4
建 國 奠 碑 片

3 一 0 6
刻 快

1. 7 6.5 4.5
繼 起 抗戰的熱

3 一 0 7
忱 快

6. 5 4.1 7.6
努 力 建 設 新 中

7 一 0
國

0 0 0.5 5.6
倡 科

7 一 0.2 2.3
學 興 工

4 0 0 0.4
業 築

4.3 0 0.2 2.1
鐵 路 建 軍 力

0 1 7 0 1 7
努 力 努 力

7.3 3 3 4 3 3
四 萬 萬 人 同 心 努 力

3. 2 1 6 0
勝 利 到 了

1. 7 6 3 0
勝 利 到 了

5.5 6 0 3.3 3 0
精 和 力 血 和 肉

3. 2 2 1 7 6
繼 續 建

6 5 0 0
中 國

0 0 1.7 1
勝 利

最快樂的悲劇

$\overset{\wedge}{6} \underline{30} \overset{\wedge}{6.54}$
 到了 勝利
 $\overset{\wedge}{3} \underline{30} \overset{\wedge}{3.450}$
 到了 發揚我
 $\overset{\wedge}{5.670} \overset{\wedge}{7.3}$
 舊文化 擴充
 $\overset{\wedge}{3.2}$ 正 氣 永 恆

$\overset{\wedge}{6} \overset{\wedge}{56} \overset{\wedge}{60}$
 勝利旗
 $\overset{\wedge}{6} \overset{\wedge}{-6.476}$
 紀念
 $\overset{\wedge}{6.550} \overset{\wedge}{5.43.6}$
 先烈 萬世不
 $\overset{\wedge}{2} \overset{\wedge}{00} \overset{\wedge}{01.1.7}$
 忘 撫 劍

$\overset{\wedge}{6.5} \overset{\wedge}{66} \overset{\wedge}{6.2}$
 傷 更 應 倍 努
 $\hat{i} \hat{i} \overset{\wedge}{0} \overset{\wedge}{3.43}$
 力 建
 $\overset{\wedge}{3.2} \overset{\wedge}{201.71.3}$
 國 家 若 不
 $\overset{\wedge}{6} \overset{\wedge}{603.2} \hat{i}$
 成 我 們 何

$\hat{i} \overset{\wedge}{-1.7} \overset{\wedge}{7}$
 必 生 中
 $\overset{\wedge}{3} \overset{\wedge}{-} \overset{\wedge}{-} \overset{\wedge}{-}$
 國
 $\overset{\wedge}{3} \overset{\wedge}{0} \overset{\wedge}{0.55.6}$
 倡 科
 $\overset{\wedge}{7} \overset{\wedge}{-} \overset{\wedge}{0.22.3}$
 學 興 工

$\overset{\wedge}{4} \overset{\wedge}{0} \overset{\wedge}{0} \overset{\wedge}{0.4}$
 業 築
 $\overset{\wedge}{4} \overset{\wedge}{3} \overset{\wedge}{0} \overset{\wedge}{0.221}$
 鐵路 建 軍 力
 $\overset{\wedge}{0} \overset{\wedge}{1.7} \overset{\wedge}{0} \overset{\wedge}{1.7}$
 努力 努力
 $\overset{\wedge}{7.3} \overset{\wedge}{3384333}$
 四 萬 萬 人 同 心 努 力

附圖

3. 勝	2. 利	i 到了	60	1. 勝	(7. 利)	6	30	5. 強	60	3. 3	30	3. 人	(2. 類)	2176
6 生	5 活	0 影	0	i. 勝	7 利	6 到了	30	5. 強	60	3. 3	30	張公理	(5. 仲)	5.670
7. 大	3. 道	3. 行	(2. 3. 天下)	3 公	1 偉	i 大	30	6. 貢	6 獻	6 中	5	6 國	1 0	

第二幕

幕啓，台景與第一，第二幕均同，仍在原室中，惟時間相距頗遠，第一，第二幕均在抗戰期中，本幕則在最後勝利已到之後，舉國歡騰慶祝之時，所以此室中物件雖舊，而景象則已煥然一新，佈置得如過聖誕節一般，五彩之紙花，紙鳥，滿屋皆是。開幕時，老僕持一宮就之「勝利光輝」四字上，走到書房門前將此四字，貼在「爲善最樂」四字之上。樂慶特着新衣一身，紅光滿面，仍然抱住他那一隻可愛的水煙袋，卽由台右上。

樂慶：老張，貼好了沒有？

老僕：就這貼好了，老爺。

樂慶：小心一點兒，貼規矩整齊一點兒，你知道嗎這四個字是剛纔二小姐請我寫的。現在天下太平了，我們中國抗戰已經得到了最後勝利，日本鬼子給趕跑了，人民從此安居樂業啦。你二小姐昨天從前方回來，我非常的高興，今天特別請客吃午飯歡迎她，這些客人都是對抗戰有功勞的人，現在他們吃完饭了，就要到這兒小客廳裏來休息。（見老僕已貼好了）老張，你趕快把這兒整理一下，然後去送茶來。

老僕：是。（把棹椅等物整理一番，然後下）

樂 庵：（走到書房前，背着綉台，自己嘆賞自己寫的字）不錯，不錯，勝利光輝這四個字，

我寫得來真有光輝！（慢慢的回轉身來）並且是我的二孩子請我寫的，她現在從前線回來，居然身着武裝，而且會打槍了。哈哈……

哈哈……三個人的笑聲和高吼——勝利到了，勝利到了！——的聲音，同時後台配以宣明，雄壯之喇叭聲，志奇，國鈞，國焯三人挽着手，國焯在中，由台右上。

樂 庵：呵，你們過來啦。

國 鈞：是的，三叔。

志 奇：是的，姑父。

國 焯：是的，三叔。

樂 庵：略，龔醫生同大孩子，二孩子，他們還沒有過來嗎？

國 焯：龔醫生同大妹，二妹他們在作一件什麼玩意兒，要我們先到這還來等着，待一會兒送過來給我們瞧。

樂 庵：呵，那很有趣，那嗎我們大家坐下來休息一會兒，等着他們。

好，好，好，三個人齊聲答應後，各選位坐下。老張跟即送茶上後即下。

志 奇：（喝一口茶後）國焯，我一瞧見你臉上同手上所受的光榮的傷痕，就使我非常的奮興，我覺得你身上所佩的勳章，都不及你臉上同手上的傷痕美麗，姑父，國鈞，你們

講是不是？

樂庵：是的，是的，當然，當然！

國鈞：對啦，現在勝利已經到了，我們應該在每一個人身上尋一尋抗戰建國的痕蹟。

樂庵：喀，國煌，現在趁這一個機會，你最好把你受這光榮的傷痕的詳細情形，講給我們聽

一聽好不好？

志奇：好，好，請你講，我很願意聽。

國鈞：國煌，你講罷，我也很願意聽。

國煌：既然你們幾位都高興聽，那嗎我現在就簡單的講一講。唔。（站了起來）

樂庵：你坐下講好啦，國煌，自己人何必客氣。

國煌：謝謝你，三叔，我就這樣講，纔有勁兒。

樂庵：好，你高興怎樣講，就怎樣講罷。

國煌：（撐一撐腰部）當日本鬼子，深陷在大中國的泥淖中毫無辦法，而它又去向世界橫行的時候，它做夢也沒有想到，中國忽然來一個反攻，同時，我們的飛機約同友國的飛機，一共九百架飛到東京，神戶，大阪，橫濱，名古屋，橫須賀各地去痛快的給它一個大轟炸，它的什麼所謂精華之地，工業區域，通通都給炸平了，後來又連上若干次的轟炸，於是日本鬼子完了，同時各戰場它也大崩潰，侵略者終於走進了它自己掘

成的墳墓裏去！我自己是參加第一次去轟炸的，當我去的時候，乘着輕快的白雲我非常興奮，炸的時候，瞧着燦爛的火花，聽着巨烈的怒吼，我非常痛快，雖然它們的驅逐機，高射炮也可以說是向我們攻擊過，可是一點兒力量也沒有，使我不能不非常的藐視它們！後來轟炸歸來，因為航程較遠，不幸我所乘的一架飛機失事，被迫降落，駕駛員已經暈過去了，我因為要救飛機，也是不顧一切，上前搶救，飛機同朋友果然救着了，可是我的臉和手，就給無情的烈火燒壞啦，後來住了一個多月的醫院，也算是很幸運的給醫治好了，雖是有一些傷痕，究竟沒有成爲殘廢。（很有精神的講述了這一段經過，並以臉部，手部傷痕示衆）

樂庵：（伸一伸大拇指）好，雄哉！壯哉，真是青年有爲也！

志奇：（鼓掌）勇敢，勇敢！

國鈞：（鼓掌）偉大，偉大！

國燿：不，這不能算是雄哉，壯哉，也不能算是勇敢，偉大，只是應盡的天職。

志奇：你能夠盡天職，就是勇敢，偉大了。像我就慚愧死啦，雖是我很想對抗戰建國有所貢獻，然而到了今天實在一點兒貢獻也沒有，真是慚愧死啦，慚愧死啦！

國鈞：對於抗戰建國我也是一點兒貢獻也沒有，真是慚愧死啦！

樂庵：不，我瞧你們都不必客氣，志奇所寫的文章，我也讀過一些，都是對於抗戰建國很有

益處的，尤其是你所提倡的三一運動，我感覺得很有趣味，因為這一個運動非常簡單容易，收效却很宏大，每一個人，每一天，對國家捐獻一分錢，四萬萬人每一天就可以捐獻四百萬元，照這樣長期的捐獻下去，對抗戰的貢獻已經不小，對建國的益處更大，將來到了國家不需要這一項款的時候，就可以用去辦理社會公益或慈善事業，這一個運動真是好極了，好極了！哈哈……

國 煌：對啦，志奇所提倡的這一個三一運動，真是輕而易舉的辦法，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應該實行，童子軍是日行一善，現在我們四萬萬國民實行日捐一分，這樣長期的實行下去，不單是對國家有很大的貢獻，實在是培養好了每一個國民對國家捐獻的良好習慣和崇高的美德。並且，對每一個私人的節儉和儲蓄，更是一種最好的示範。（走過去和志奇握手，志奇即起身同握）呵，志奇，凡我所知道的人，現在都是你的信徒，我們對於你這一位三一運動的倡導者，實在是誠懇的表示崇敬。

國 鈞：是呀，我也是你的信徒。

樂 庵：其實，我也是照你的辦法實行呵，志奇！

志 奇：（一再搖頭）不，不，不，我不給人崇敬，錢是大家捐獻的，我一個窮苦的讀書人能夠捐什麼，至於大家能夠繼續不斷的長期捐獻，那是中華民族持久忍耐的美德的一種表現，我有什麼功勞！我不過寫了幾篇文章提倡而已，其實我寫的文章，還沒有後來

響應我的人所寫的文章好，真是慚愧死啦，慚愧死啦！不過現在勝利已到，我不再同弟弟們餓飯，我母親的病也可以想法休養，同時我所欠的債也相當的付還了一些罷了。

樂庵：（也起身走動）略，反正你們都是吃苦耐勞，對抗戰建國有功勞的人，現在我來講國鈞了。

國鈞：三叔：我沒有什麼值得講的，請你老人家別講啦。

樂庵：你所辦的機械工廠很不錯呀，現在廠雖不大，可是出品已經不少，對於生產和有關國防的機械，改良也很多，並且最近還有一種新的發明，是不是？

國鈞：那恐怕不會成功罷！

樂庵：還有，從前在轟炸的時候，工廠給敵人炸燬啦，你能夠在堅苦中復興起來，那更是一種不容易的精神。

志奇：是的，國鈞你真能夠苦幹。

國煊：他一天到晚，都在工廠研究室裏埋頭用功。（退後坐下）

國鈞：（起身）好啦，好啦，你們都太獎勵我了，我實在不敢當！

樂庵：略，剛纔我已經講過，反正你們都是對抗戰建國有功勞的人，只有我這一個老頭兒所辦的慈善事業，對抗戰建國沒有什麼益處！

國 煌：那裏，三叔太客氣了！

志 奇：你老人家纔真是謙恭有禮。

國 鈞：三叔一生所辦的慈善事業，和戰時救濟工作，那是比我們所作的都更要偉大而永久。

藥 庵：不，不，不，我所作的不能同你們比較，你們是青年有爲，我已經是老腐敗了！不過，在抗戰期中我已有最高興，最滿意的事，就是我的姨太太給我生了一個兒子，可惜的是我的姨太太性情特別，小孩子雖是她生的，她却不愛小孩子，後來竟致拋棄小孩子離開了我，好在我的大小姐還細心，現在小孩子就全靠她和奶媽照顧。今天勝利到了，我的二小姐也回來啦，我又是高興，滿意。雖然我的太太已經正式出家上廟，那是她去修仙慕道，將來功成圓滿，成爲正果，正是一件喜事，所謂一人成佛，超度一屋。現在我的年紀已老啦，不必再娶太太，以後我也不打算吃齋，唸佛，修仙慕道了！哈哈……

哈哈……又是三個人的笑聲和高吼——勝利到了，勝利到了，同時後台配以宣明，雄壯之又一喇叭聲，大小姐，二小姐，龔醫生三人同抬一紙紮之紅色勝利神像，由台右上。大小姐服裝已不如從前之樸素，二小姐則着武裝。三人上場，衆人全立和以歡笑和高吼：哈哈……勝利到了，勝利到了！哈哈……

藥 庵：（指神像發問）這是什麼玩意兒？

醫生：（同大二小姐將神像放在當中後，上前答復）這是勝利神像。她這青白的帽，就象徵着中華民國的光輝同青天白日一般。從她這整個的身體上，就可以瞧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和崇高。瞧，她這一隻手臂，是說中國從此開始了有力的創造，她這一隻腿，是說中國從此開始了飛快的前進。還有，她這一座光明，宏大的腦袋，是說中國人從此有更高深的思想，不像最近幾百年來一樣，在世界上再做傻子了。

衆人鼓掌一番。

鈞煌：（二人同講）這一座勝利神像很有意思。

樂庵：喀，不錯，還很有一點兒趣味！

志奇：你們三位作的很好，很有意義。

二姐：不是我們作的，是龔醫生指導的。

大姐：對啦，是龔醫生教我們作的。

醫生：不是我教的，是我們合作的。

樂庵：好啦，好啦，反正是你們三個人作的。（退後坐下）現在我也給你們引起了興趣，想作一點什麼玩意兒來慶祝勝利！（撫頭思索）好，還是來一付對聯罷。（又起身走動）

吸煙）瞧，（指壁上對聯）這一付對聯是我自己寫的，你們覺得怎樣？

樂 庵：現在我們先來編一付對文，然後再寫出來掛上，好不好？

國 煌：不，我不能夠編對文。

國 鈞：我也不能夠，志奇還可以。

志 奇：不，不，（搖手）我不懂舊文學。

樂 庵：（徘徊兩次，吸水煙兩口）咯，我已經想起了，就這樣簡單明瞭的八個字罷——抗戰已

勝重新世界」。好不好？你們覺得好不好？

大 衆：（齊應）好，好，好！

醫 生：「抗戰已勝重新世界」。這是上聯，下聯咧？顧老伯。

樂 庵：下聯是，下聯是，這個，（徘徊）下聯是，下聯是這八個字——老僕由台右上。

老 僕：報告老爺。

樂 庵：什麼事？

老 僕：有人會老爺。

樂 庵：是誰？這時候來會我，恰恰打斷我的文思。

老 僕：是，是——

樂 庵：究竟是誰？快講。

老 僕：老爺，是（急速的把嘴送到樂庵耳邊密語）

樂 庵：呵，那嗎請她到旁邊屋子裏去。

老 僕：是。（下）

舞台黑，片刻後復明。台上懸一黑幕，置椅二几一，係顧宅旁室，樂庵和老僕已在場上。惟此場樂庵未攜水煙袋。

樂 庵：老張，快去請她到這兒來。

老 僕：是，老爺，我有一句話給老爺講。

樂 庵：什麼話？快講，有屁快放！

老 僕：求老爺借二十元錢給我。

樂 庵：胡鬧，混蛋，你一個孤老頭兒要這樣多的錢去作什麼？！

老 僕：報，報告老爺，現在日本鬼子趕走啦，中國已經勝利了，全中國的人都在高興的慶祝，我，我雖然是快死的人啦，我也打算去作一件新衣裳來穿上，表示一吓慶祝。

樂 庵：胡鬧，簡直是胡鬧已極！你自己不仔細的想一想，像你這樣一個快死的孤老頭兒，能夠作什麼事？有那一家人戶願意收留你？在抗戰的時候生活多麼高，除了我這一位慈善家以外，有誰能夠供給你這許多年的生活？！現在你要作新衣裳慶祝勝利啦，待一會兒我給你一件衣裳就是了，聽清楚了嗎？快去請她到這兒來。

老 爺：是，老爺。（即跑下）

片刻後姨太太上，所着衣服已相當破舊。

庵：呵，你回來啦！

太：樂庵，你好？

庵：我很好，你好嗎？

太：就是不好纔來請你幫忙，你是慈善大家呀，現在應該救濟救濟我啦！

庵：好，好，我們坐下來談一談，（自己坐下）你離開我快一年啦，在這幾個月當中，你

究竟怎樣？

太：沒有怎樣。

庵：你坐下來仔細談一談。

太：我不坐，沒有什麼仔細談的，很簡單，就是現在我沒有錢啦，特別來請你幫忙，借五

千塊錢。

庵：（驚跳起來）什麼！五千塊錢，那你簡直是要我的老命。你離開我的時候，不是拿去了八百元現款，還有很多東西嗎？那也是足足有四五千塊錢啦。並且，你離開我，是自己祕密走的，不是我離開你，本來你替我生了一個男孩子，我已經更愛你啦，誰知道你的性情奇特，會拋棄了親生的孩子，偷偷的跑了！幸好我的大小姐心細，現在孩子完全是由她同奶媽照料。

姨 太：那些是過去的事啦，過去的我們不提，只講現在，究竟五千塊錢你借不借？

樂 庵：你應該靜靜的想一想，是你對不起我，不是我對不起你。現在我能夠見你，並且很客氣的同你談話，已經很夠啦，你還不滿足嗎？還有麼什理由開口向我借錢，並且借這樣多的五千塊錢！

姨 太：乾脆的講，你究竟借不借？一句話的答復就夠啦。

樂 庵：我不是已經講了；你有什麼理由向我借？

姨 太：我有力量。

樂 庵：你有什麼力量？

姨 太：我要宣佈你的祕密。

樂 庵：哈哈……我有什麼祕密？！

姨 太：你的祕密你自己知道。

樂 庵：我自己不知道我有什麼祕密。

姨 太：你要我講嗎？

樂 庵：你知道你講好啦。

姨 太：你侵吞捐款，你借慈善為名囤積米糧。

樂 庵：講話應該慎重，你不能够信口胡說！

姨 太：你是一個窮光蛋，完全由慈善起家。平時你辦施米，在米價低的時候，你就買進，到年終米價漲的時候，你就高價向有錢人出賣米飛，並且你又不把米飛給人全數送去，只送幾張敷衍了事，其餘的就由你代發，你發給誰咧，誰也不來過問。戰時你辦救濟，你的救護隊只有一個虛名，救護員的姓名是隨便編造的，就連我的名字，你也報了上去，我們都在郊外濠溝裏躲轟炸，你報上去的却是我們在災區救護，你加印別人攝製的災區照片，報到總會去說是你的工作，請求撥款救濟。哼，這都是你使用的巧妙方法，無怪乎你的腦頂毛已經光了！你……

藥 庵：好啦，好啦，你別再講了，這些事都要有充分的證據，否則在法律上是無效用的。
姨 太：我就是充分的證據，我曾經作過你的姨太太，我親耳聽着你給我講的，我親眼瞧見你作的。

藥 庵：呵，你原來就是用這一點兒事來敲我的竹槓！

姨 太：快講，乾脆的一句話，究竟借不借？快講。

藥 庵：咯，（徘徊數轉）那嗎這樣。

姨 太：究竟怎樣？

藥 庵：照我的意思是五千塊錢並不算多。

姨 太：那嗎就快給我。

樂 庵：借給你還是用不到多久，最好你還是回到家裏來，生活就無問題了，太太已經正式出家修行，現在你回來不是最好嗎？

姨 太：我不能夠回來，我已經有家，也有丈夫，現在只需要錢。

樂 庵：你不回來，我也不借錢。

姨 太：你真的不借？

樂 庵：真的不借。

姨 太：那嗎你聽着，我也講一套巧妙的戲法給你聽。

樂 庵：現在誰有功夫聽你講什麼戲法！（退後坐下）

姨 太：你知道現在大小姐所照顧的小孩子，是她的什麼人？

樂 庵：那還用得着問，當然是她的弟弟呀。

姨 太：不是她的弟弟。

樂 庵：奇怪，不是她的弟弟，是她的什麼？哈哈……

姨 太：是她已所生的兒子。

樂 庵：胡說，你簡直發瘋啦，自己生的兒子不承認，說是別人生的兒子。她是一個小姐，沒

有嫁丈夫，怎麼能夠生兒子？！

姨 太：她沒有嫁丈夫，可是她有情人呀！

樂 庵：（又驚跳起來）誰是她的情人？

姨 太：就是我現在的丈夫。

樂 庵：奇怪，莫明其妙，我瞧你真是瘋啦，越講使我越不明白，你究竟要胡亂講一些什麼？

姨 太：哼，哼，我真是瘋啦！你本來不明白，要是你明白，就不能算是一套巧妙的戲法囉。

現在讓我把這一套戲法的玩兒法明白的告訴你，不然你還是胡蘆裏裝的糊塗蟲。

樂 庵：什麼！

姨 太：我是一個魔術家，這一套巧妙的戲法就是我玩兒的，你應該謝謝我。

樂 庵：呵！（呆呆的聽着）

姨 太：從前我雖然是你的姨太太，可是同時我還有一個情人，我常常要在你家裏拿錢或是東西去幫助他，你的大小姐她果然仔細，她曾經發現過我好幾次，我爲了要使她不敢宣佈我的秘密起見，於是我想法約她同我出去玩兒，起初她當然是不肯答應，後來也許是她有意要偵查我，答應了同我出去，她那兒會想到這一去，就正中了我的妙計，我就利用我的情人在她身上也造成一個秘密。真是俗語所謂無心插柳成陰，恰巧經過那一次，你的大小姐就有了身孕。後來她求我想法救她，於是我就囑咐你，說是我有了孕，借着躲警報疏散到鄉下去，不到幾個月的功夫，你的大小姐就替你補償了幾十年的缺憾，給你生產一位聰明的小公子。

樂 庵：唔，有這樣奇怪的事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（竭力搖頭）我絕對不信。並且，我的太太不是同你們住在一處嗎？她絲毫也沒有向我談過這一件事。

姨 太：我的聰明的慈善大家，你怎麼不用你寶貴的光頭想一想，世界上有那一位母親，願意宣佈她親生的女兒的祕密咧？你還不知道嗎？你的太太決心正式出家上廟去修行，就是因為這一件喜事。

樂 庵：我不信，你講的我不信，我要到廟裏親自問我的太太。

姨 太：假如你的太太，因為她已經出家修行，不願再提過去的事，那嗎你可以到鄉下去，問一問那一位接生的陳老婆子。若是你高興要瞧一瞧你的乘龍快婿，小孩子親生的父親，我還可以想法使你看見他，他現在是我的丈夫，也就是因為大小姐爭奪他，所以我纔帶着他逃走的，不幸得很，現在我們又沒有錢啦，只好厚着臉皮再來求你。

樂 庵：（暴怒起來）唔，唔，你這一個怪物，你竟致能夠作出這樣的事，公然還能夠向我講述，並且要我幫助，借此來敲我的竹槓！我，我要搥死你！（撲過去捉住姨太）

姨 太：巫……（怪叫一聲）

舞台黑，片刻後復明，台景同本幕第一場，場上仍係國鈞，國煌，志奇，龔醫生，大小姐及二小姐等或坐，或立，繼續前場談話。

醫生：怎麼，下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對上，那麼還是等顧老伯自己來對罷。

志 奇：不過，我們若是能夠對上，還是對上的好。

國 煌：當然是對上的好，可惜我們現在就都對不上。

國 鈞：我是工人，只知道在工廠裏玩兒機械，不能夠對對聯。

醫 生：我是醫生，我只知道施行外科手術，救治傷兵和病人，不能夠對對聯。

二 姐：我是龔醫生的學生，也是旁的醫生的助手，我也只知道救護傷兵和病人，不能夠對對聯。

大 姐：我的學問淺薄，不能夠對對聯。

國 煌：我是轟炸隊員，我只知道轟炸侵略我們的強暴敵人，現在勝利已到，世界和平，沒有散人轟炸，我改任駕駛，常常飛到天空呼吸最新鮮的空氣，與白雲握手，不能夠對對聯。

志 奇：我雖然可以寫一點兒不好的文章，可是沒有讀過雪對雨，雪對風，晚照對晴空，來鴻對去燕，宿鳥對鳴蟲的對聯書，也不能夠對對聯。

醫 生：糟糕，糟糕，我們都不能夠對對聯。（轉問神像）請問勝利神像，你能夠對對聯嗎？我們都對不上，請你幫我們對上好啦！

大 衆：（齊笑）哈哈……請勝利神像幫我們對上好啦！
樂庵由台左書室上，水煙袋又與同在。

樂 庵：下聯你們對上了嗎？

大衆彼此相望吐舌，惟二姐上前——

二 姐：已經對上啦。

樂 庵：是什麼？

二 姐：是——

樂 庵：別忙，（指大姐）你先講上聯。

大 姐：上聯是「抗戰已勝重新世界」。

樂 庵：（指二姐）你對下聯。

二 姐：下聯對「建國必成愛護中華」。

樂 庵：是誰對的？

二 姐：是我偶然想出的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

樂 庵：很好，很好。

大 衆：（齊唸）「抗戰已勝重新世界，建國必成愛護中華」。（齊鼓掌）很好，很好！

醫 生：顧老伯的字寫得很好，現在我們請他老人家把這一付對聯寫出來掛上好不好？

大 衆：很好，很好！

樂 庵：那嗎你們兩姊妹，到書房裏去把寫大字的文房四寶取來。

大二姐：（同應聲下）是。（即取紙，筆，墨，硯上）

樂庵：好，我來寫。

於是大二小姐侍候樂庵放下水煙袋到棹前書寫，志奇等上前張紙或圍觀，樂庵很得意的一揮而就，國鈞，國煌各取一聯，走到台左用此聯將原有之一「作德心逸日休，作偽心勞日拙」一聯蓋上，然後全體至壁前參觀讚賞。

樂庵：你們覺得寫得怎樣？

大衆：（齊應）寫得很好，真是寫得很好！

樂庵：是，還寫得不壞呀，有精神，有骨力，有風格。哈哈……

大衆：（齊應）是的，有精神，有骨力，有風格。

醫生：這一付對聯真是好極了，從這一付對聯上，我們可以明白的知道中國抗戰已經勝利，並且因為中華民族的勝利，促進了世界秩序的重新組織，加強人類公理，正義的崇高理想，使自由，平等，和平真實的降臨。其次就是說明中國上下一體，每一個中國人共同所具的決心，因此我們瞧見了一座嶄新的中國，她的萬丈豪光，在大家的眼前顯示。

樂庵：好，真是好極下，好極了！（拿上水煙袋，退後坐下，慢慢吸煙去了）

國煌：提起建國，我就想起前天晚上，我們最高領袖的廣播講演，領袖說我們抗戰的目的，

是要得到最後勝利，建國的目的是要達到國防絕對安全。現在勝利我們已經得到了，建國却要加緊努力，抗戰難，建國更難，我們要努力科學研究，從事各種發明，興辦重工業，使一切生產都機械化，建築起全國的鐵路網，使交通非常便利，我們更要建設起強有力的海軍，陸軍，空軍，及一切應有的機械化部隊，使我們的土地，領空同領海都具備安全的保衛，並且，還要用海軍到海外去護衛商業同僑民。

國鈞：是的，現在正是中國建國最好的時機，因為各國都在戰後，大家全疲乏啦，都在集中力量整頓，復興，我們中國就趁這時候趕上去，不久就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了。

大衆：是的，是的，這正是最好的機會！

醫生：（相當嚴重的站出講話）不過，諸位要注意，要特別的注意，經驗告訴我們，在抗戰期中有漢奸，也有犯與漢奸同罪的人們，例如：囤積糧食，操縱物價，私運槍械，販賣鴉片等，還有一種是破壞交通工具的，所謂「汽車殺房」，他們把整部的汽車解剖了，高價出賣零件，在抗戰前有的人資本僅僅八元法幣，到抗戰兩年後資本就變成法幣幾萬元了。到今天著名的漢奸錢除了，可是很多與漢奸同罪，早就應該給他槍斃的人們，現在還活着咧，因此我們相信，在建國期中也一定有很多人，是懶惰不盡責任的贅瘤，我們應當要把它割去！

志奇：可是，這一些贅瘤，是很不容易發現的。

醫生：是的，這一些贅瘤都是衣冠楚楚，像貌堂堂的，在抗戰期中，別人是有力出力，有錢出錢，流血流汗的堅苦奮鬥，而這一些贅瘤們，卻是大發其國難財的，到今天他們恭然是團團富家翁，簡直不知羞恥！（走到樂庵面前）顧老伯，請你指教，我所講的話對不對？

樂庵：（聽着他們的談話，簡直是在責罵自己，於是耳燒面赤，神魂不定的，可是誰都不知道他心裏的事）醫生一問，吃驚答道：對的，對的。

志奇：對於這一些贅瘤們，我決定要不客氣的，用我的筆像刀一樣刺進他們的心裏去，使他們知道別人在抗戰中建立了功勞，他們在抗戰中建立了罪孽，捫心自問，能不愧死！

大姐：真是所謂弄巧反拙，他們自以為借抗戰發了財，到勝利來到時就滿可以享受，誰知道了現在他們在社會纔沒有一點兒地位，誰也瞧不起他們。

國煌：一個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，誰都瞧不起他，有錢有什麼意義，何況他所得的錢，還是羞恥的錢咧！

二姐：我想我們現在應該有的，不是錢，也不是地位，而是應該有思想，有氣力，有工作，並且有恆心，對於建國纔有確切的幫助。

國鈞：對的，要這樣纔能夠造成快樂的人生，快樂的社會，國家，快樂的世界，人類。

醫生：不然就是：據表面上看是最快樂的，而事實上結果造成的却是悲劇。

樂庵：（實在受不住了）你們大家再談一會兒，我到樓上去憩一憩。（即上樓下）
醫生：好，好，你老人家請便，別客氣。

大家還沒有開口，樂庵已經跑上了樓，於是全體目送他進去了，回身轉來或坐，或立的繼續談話。

志奇：剛纔我們講的有罪過的人，應該嚴厲的責備他們，使他們自知悔改，在建國期中努力為善，補償抗戰時候的罪過。可是在抗戰期中有功勞的人，我們也應該特別的崇敬。自然，我所講的並不是一些功勞有限的年輕人，而是如像我們的姑父，樂庵老先生這一類的人，平時一生為善，戰時為國服務，辦理救濟，而且品學兼優，實在是值得崇敬。

大衆：（惟大二小姐除外）實在是應該崇敬，應該崇敬。

國鈞：現在我有一個辦法，講出來請你們想一想好不好？我知道我們三叔下一個月就滿六十六歲，到那時候我們給他老人家辦一個紀念大會，同時向政府請求明令嘉獎，好不好？

大衆：（鼓掌）很好，很好！

繼掌聲後，樓上傳來碰——一聲槍響。

大衆：（驚詫）什麼？槍聲——樓上。

大二姐：我們到樓上去瞧！（二人即跑上樓）

醫生：我也上去。（跟即上樓）

志奇：爲什麼樓上會有槍聲？

國煌：奇怪！

國鈞：不會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罷？（自己答復自己）不會的。

國煌：（響應）不會的。

志奇：（決定）當然不會的。

大小姐，二小姐，醫生抬手槍一隻，三個人依次悲哀的拖着沉重的雙足，由樓上緩緩下，

志奇，國鈞，國煌三人齊上前詢問。

志鈞煌：（三人同問）什麼事？

大姐：（搖頭）完啦！

二姐：我們的爸爸死了。

醫生：誰知道二小姐在前線殺敵人的手槍，（以槍示衆）現在會造成這樣不幸的事件！

志奇：姑父爲什麼要這樣辦？

國鈞：真是使人不能夠解釋。

國煌：有遺囑嗎？

醫生：（代答）沒有，一個字也沒有。

沉靜片刻，忽然樓上傳來小孩的哭聲。

二姐：呵小弟弟哭了，姊姊你快上去瞧一瞧。

大姐：（沒有回答，慢慢的上樓去了，移時小孩哭聲停）

國鈞：剛纔我提議的給三叔辦紀念會，現在只有改辦追悼會了。

大衆：（點頭）是的。

醫生：（將槍放下）樂庵老先生現在雖然是肉體死了，而他老人家的精神和功業是永遠長存的，並且有很好的兩位小姐，還有一位小公子，承繼父業，將來一定是很成功的。

國煌：是的，特別是我們的二妹妹很有能力，承繼父業，一定成功。

國鈞：我們二妹已經很有成績啦，她不是同龔醫生在前線上早救濟了很多的榮譽將士和難民嗎？

志奇：二表妹，我預祝你，將來成爲痛苦大衆的母親。

大衆除二姐外鼓掌。

二姐：（反對）不，不，多謝你們的美意。（走到台中勝利神像前）我的爸爸很愛我，我也很愛我的爸爸，但是，我們父女間的意見却不相同，他是承繼幾千年的封建思想，傳統意志，定命論者，認爲人們天生來就有富貴，貧賤的分別。富貴的人爲了求得富貴

的長久和擴大，他們不單想求得生時的富貴，也想死後富貴，更想生生世世都富貴，竟致想超出人世間，去作不生產，不勞動而享受安逸的仙佛。所以他們用餘剩的少數去作慈善，慈善是他們要達到目的的一種辦法，他們用錢去作慈善，就同所謂摩登女郎用錢去買脂粉和高跟鞋，是一樣的有所爲的。何況還有一些不良份子，假冒爲善咧！貧賤的人沒辦法，也只好向富貴的人說：來生來世，變牛變馬的去報答他們的宏恩。用這樣的語句去滿足富貴者的慾望，也可以算是很好的一種交際辭令。其實貧賤的人沒有仔細的想一想，富貴的人雖然救濟了他們物質上的缺乏，而同時他們却救濟了富貴者精神上的空虛。

大衆：（鼓掌）很好，很好，這真是透澈的理論。

志奇：不過，二表妹，你既然反對慈善和救濟，那嗎你爲什麼又到前線去救護榮譽將士和難民，豈不矛盾嗎？

醫生：對啦，她是很熱心的救護的。

國鈞：你的意思究竟是怎樣的？

國煌：請你明白的講給我們聽一聽，好不好？二妹。

二姐：（又由各方面的走動，漸漸回到台中）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：第一，我們不承認世界上有那一個民族是上帝的選民，同樣的我們不承認在人們中有那一個人是天之驕子。

第二，除了天生的殘廢和因事受傷的人，同老弱，幼小以外，所有的人都各人具有各人的能力，只要社會組織合理，人都有工作，有穿吃，誰也不須要誰的救濟。第三，人們須要的不是單方面的救濟，而是彼此間的互助，互助是做人的天職，即使你在某一個時候直接或間接的，幫助了殘廢和受傷的人，他們在某一個時候也會直接的或間接的幫助你。老弱和幼小的交替，那更是很顯明的互助行爲。第四，中國抗戰已經勝利，建國正需要人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工作，都應該盡建國的責任，我們同心建國家，國家爲我們整個的人民計劃，我們依國家而生活，國家賴我們而存在，還需要什麼救濟？！因此，我相信慈善這兩個字，在不久的將來就僅僅是歷史上的一個名詞。

大衆：（鼓掌）我們很佩服你的思想。

醫生：（上前與二姐握手）從你的談話中，我們可以認清人的價值，人的能力，人的天職和每一個中國人對建國應有的責任，總括起來講，人生是有意義的，我們的生命是非常尊貴。

志奇：（上前與二姐握手）二表妹，我從你的臉上瞧見了世界上最前進，最偉大的女性的光輝。

二姐：不，我是人類中最渺小的。

鈞煌：（二人齊上前與二姐握手，二姐雙手伸出，各握一隻）不，二妹，你是最偉大的！

最快樂的悲劇

幕下

八二

(全劇終)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

(86924渝熟)

最快樂的悲劇一冊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壹元貳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權所必究
印刷權所必究

著者

羅永培

發行人

王雲五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
售價 1.20

#82

609134